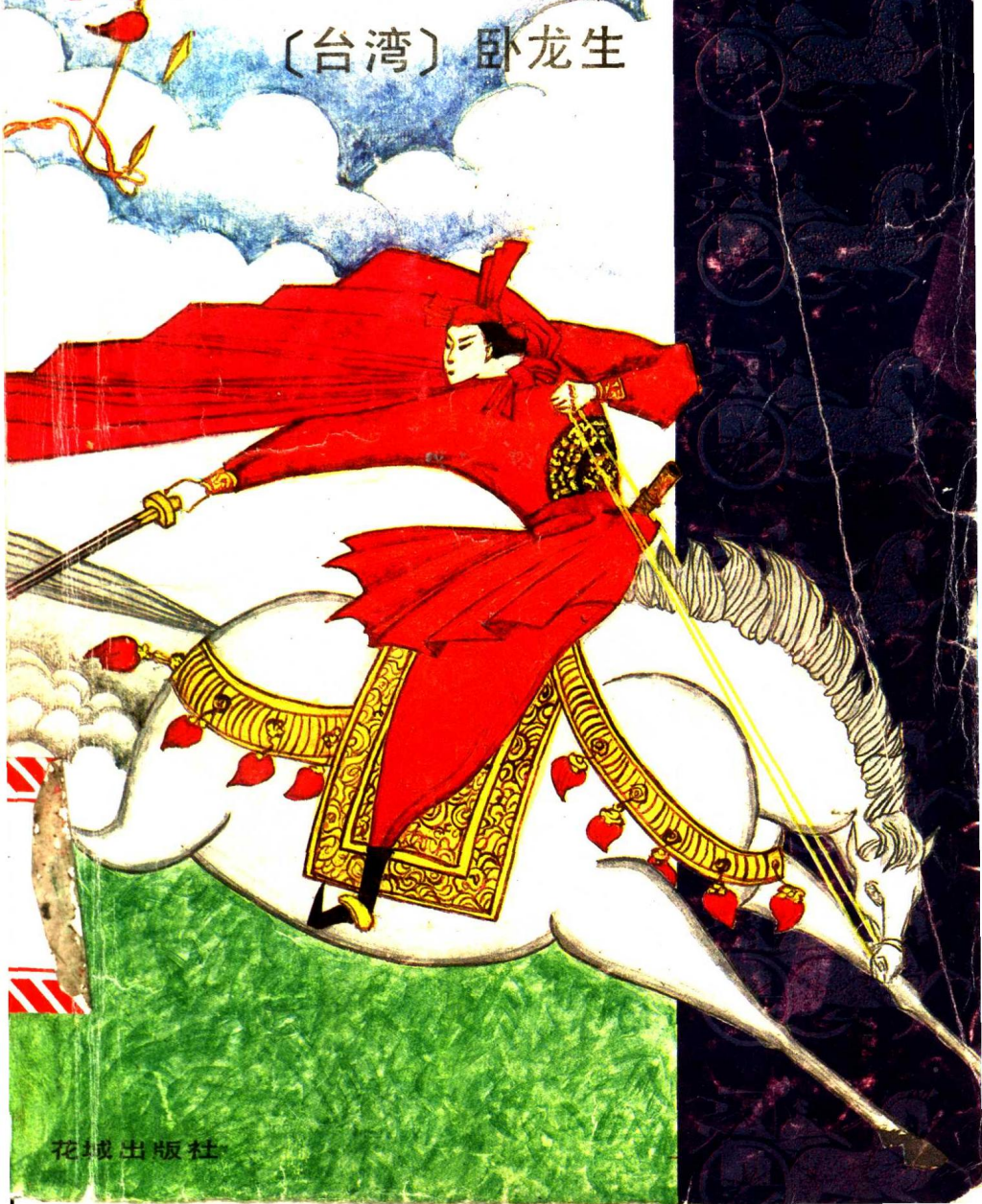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傲世金龙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

花城出版社

# 傲世金龍

期限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策划编辑：詹秀敏

文字编辑：冯沛祖

封面设计：李碧华

责任校对：张志东

何瑞端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傲世金龙

(上、中、下三册)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乳源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3.625印张 504,000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1720—0

I·1518 (共三册) 定价：23.8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武林魔头龙岳鬼帝以阴谋手段统领武林九大门派二十年，义侠老金龙击败九大门派，因不忍残杀无辜而被囚禁山洞，脱逃后救出八大雷神，并传位金龙二世江洪法。江洪法以超凡武功，侠义心肠，组织金龙帮，几起几落，历经艰辛，联合武林各派，在九宫山揭破了武林的千古巨案，随后在老金龙的精心策划下与龙岳鬼帝众魔头展开决战，大获全胜，自己也赢得了美丽的女侠杨丽儿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打斗激烈，可读性强，宜于消遣。

山西五台山后面，“落魄崖”顶上，荒无人烟，怪石嵯峨如战戟，险恶无比，寸草不生。

从西北吹来的戈壁狂风，带着漫天黄沙，呼呼吼吼，日夜不停。

却见一个面目油垢的大孩子，衣服破旧，手中提着饭盒，迎群蒙古狂风，向西北疾奔如箭，在那险恶嵯峨的乱石丛中，刷刷刷刷，比在平阳大道还走得快。

顷刻之间，直奔到“落魄崖”的崖边口。

从崖边向下一望，绝壁千仞，天色黄昏时，更是冥不见底，不知有多深。但听下面一片惊涛骇浪的汹涌澎湃之声，犹如藏着千军万马。

在崖边口，悬着一条绳梯，通往下面，那绳梯被蒙古狂风吹着，凌空飞舞，像一条被拴住了的孽龙，千方百计想挣扎脱去。

这面目油垢的大孩子，毫不迟疑，把饭盒挂在背后，面向山壁，竟然一步一步踏绳梯下去。

那千仞绝壁，平滑如镜，无可扶手之处，他背着饭盒，下临冥不见底的深壑急流，顺着绳梯，快速无比的飞步下降。

蒙古狂风何等威力，把他连人带梯，吹飘起来，在空中飞舞，又猛然向山壁上撞去。

这大孩子全然无惧，却像在荡秋千，随着狂风，飞起落

下，巧妙无比的借力卸力，不但毫未受伤，连饭盒里的菜汤，都不曾泼出来。

很快地下到绳梯的下面尽端，只在千仞绝壁的中间一半，不上不下。

他猛然沉气定身，连人带梯，一齐牢牢吸住在山壁的中间，一动也不动，那阵狂风，再也奈何他不得。

从远处看他，他只像一只小苍蝇，钉在大墙上。

在大孩子的右手边山壁上，有一个四方形的小洞，大约只有一尺见方，显然是人工凿成的方洞。

大孩子把饭盒里的饭菜，一一送入小方洞里，之后，又从小方洞里，取出中午吃过饭的空碗空盘，放在饭盒里带回去。

于是，他顺便向小方洞里，略瞥一眼，这已成了他的一种无心的习惯，几乎每次，都要向洞中瞥一眼。

小方洞里面是一间宽大的石室，这石室是山腹中天然生成的，他永远看见里面，背面坐着一个老人。

这老人，似乎自从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，就不曾动过一动。

而这面目油垢的大孩子，就是奉命每天替洞中老人送饭两次。

这大孩子，是五台山“紫霞山庄”厨房里一个灶下童子，只是一个小厮奴才的身份，性命不值一文钱，和苍蝇一样不值钱，所以被派来做这等性命危险的工作。在他以前，那绳梯上，不知摔死了多少送饭的奴才，落入下面惊涛骇浪中，尸骨无存。

而他，居然送饭六年了！

六年以来，不曾见过洞中老人，活动一下。  
今天，他习惯地向洞内瞥一眼，便要攀梯上去。  
蓦地石洞中，传出来一丝幽幽的语音：

“孩子，你怕我吗？”

大孩子听了，知道是洞中老人，开口向自己说话，不但  
不怕，反而迸出无限的喜悦。轻声地向洞内答道：

“不怕，老前辈，我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了。”

洞中老人闻言，似乎不禁一诧，不曾料到这大孩子，竟  
然这样回答，头后面披垂的苍白长发，微动了一下。

猛然回过头来，看到老人的面貌——

四方大黑锅底脸，四周苍白乱发，钢针似的大胡子，两  
道黑钢刀眉，一双黑煤球眼，狮鼻海口，口中黄乱牙，有如  
刀剑林立。那一副凶神恶煞的狰狞气势，直像一头要吃人的  
野兽。

两道冰寒凛电般的炯炯眼光，直盯在大孩子的脸上。

大孩子毫无惧色，恭恭敬敬地低声问：

“老前辈有什么吩咐？”

凶狞老人陡然厉声道：

“你在五台山，装憨卖傻，暗中偷学武功，是不是？你说！”

大孩子镇定地答道：

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是的！”

狞恶老人神色稍和缓些，沉声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大孩子答道：

我自幼被卖在五台山，当小奴才，不知道生身父母是  
谁，不知道姓。他们见我又傻又愣，都叫我‘傻柱儿’，今十八

岁啦！”

狞恶老人面色更温和了：“很好！你认得字吗？”

傻柱儿答道：

“不瞒老前辈说，我也偷偷学认字，学念书六年，也看了不少经史诗词，都能懂。”

狞恶老人闻言，猛兽般的脸上，绽露着惊异的神色，眈眈注视着，一会，变成庄严肃穆的气势，沉声道：

“老夫暗中注意你六年啦，你是个旷世奇才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老夫的儿子，你的名字，叫做‘金龙’！听见没有？记住！‘金龙’！”

傻柱儿在绳梯上，向小方洞的老人叩头道：

“义父！儿子给您叩头啦！义父您莫不是要传授我绝世武功？”

怪老人狞恶地冷笑道：

“嘿嘿！我还敢谈武功吗？我若是有绝世武功，也不会被那元安老贼秃把我关在此地十二年了。”

元安就是五台派掌门教主，元安老禅师。

傻柱儿现出奇异的神色，问道：

“您莫不是要儿子把您救出来？”

怪老人陡然暴睁双目，沉声反问：

“你敢救我？那你将为天下人所不容，知道吗？”

傻柱儿怒目瞪着老人，切齿冷声道：

“那我就与天下人为敌，我不怕！”

怪老人沉默一下，低声道：

“好！有胆量，不愧金龙！我出来或不出来，都不关紧要，只是我有大事，要你去替我做，你能吗？”



傻柱儿也低声道：

“请义父吩咐下下来，我一定能做到。”

怪老人狞恶地一睁眼：

“靠得住？”

傻柱儿斩钉截铁般答道：

“靠得住！”

怪老人庄严肃穆地沉声道：

“好！金龙听着！”

傻柱儿恭敬答道：

“是”

他扭头四下探望着，似乎生怕有人偷听。

其实这是多余的，身在绝壁中间，悬挂半空，连一根青草都没有，还会有人偷听？

怪老人蓦地以雄浑苍劲声音厉吼道：

“孩子，我要你去掀起江湖上的腥风血雨！我要你去造成武林中的弥天浩劫！我要你去踢翻九大正派名门！我要你去总领天下英雄豪杰！我要你去用鲜血写成‘金龙’二字，你能吗？”

声如深山夜谷虎豹雄吼，震得人心发颤！四五十丈对面山壁上，迸震出一片嗡嗡回声，加上下面惊涛骇浪的汹涌澎湃，似乎不知有多少怪老人在厉吼！

傻柱儿油垢脸上，登时爆出来千刀万剑的光芒，高高举起右拳，厉声答道：

“能！”

怪老人两道电炬目光，注视着傻柱儿，半晌，方才恢复普通声音道：

“那你就立刻离开五台山，现在就去做。这里有一本小书，你拿去仔细研究，去吧！”

怪老人从小方洞中，伸出右手，干枯得似一只黑鹰爪，指甲已有四五寸长，拈着一小本薄薄的书。

傻柱儿伸手接过来小薄书本，仔细收入怀中内衣里。

怪老人早已回到原来坐处，背朝外，一点不动。

好像他根本不曾离开过。

傻柱儿向洞内低声道：

“义父，金龙去了。您再忍耐些时日，不出三年，儿子一定成功回来见您！”

洞中默然毫无应声。

傻柱儿依恋不舍地又窥看一下，仍然是六年以来，从未动过一动的怪老人背影。

他担心怪老人刚才的雄吼，会惊动五台山的人，四面瞭望了一下，天色已经昏黑，蒙古狂风仍在猛烈地吹着，不见半个人影，他比较放心。

他把左肩头一歪，那饭盒子从他左肩脱落下去，笔直地急坠到下面惊涛骇浪中。

于是，他结束了六年的“灶下童子”的生活。

手攀着绳梯，猿猴似的轻捷，疾向上升，眨眼之间，又回到落魄崖的崖顶上。

看清山形，不再向西南回紫霞山庄的厨房里去，却改向东南，从乱山怪石中，放眼疾奔东南方。

从此，金龙的生活开始了！

只见寒冬夜空，狂风凛冽，正北方天边上，冉冉升起一颗惨淡恐怖的“蚩尤旗”彗星。

彗星，自古以来都认为是最不祥的凶兆，是天下将有大祸浩劫的预警，而短形燕尾形的彗星，叫“蚩尤旂”，尤其是个凶怖的“妖星”！

蚩尤旂彗星出现了，天下武林人物，无不人心惶惶，都知道将有大祸临头，危机不远了。

傻柱儿在五台山，送饭六年，心中早已料到，那石洞中的怪老人，定是一个盖代巨魔。

他认为：怪老人定能看出我是一个天才少年，终必有一天会和我说话，因此，他心中一直在等候着这一天的来到。

可以说，傻柱儿和怪老人，早已暗中心心印了，所以，这次一谈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水到渠成，于是天下武林的生死兴亡，已经决定在两人的简单对谈中。

傻柱儿毫无目的地，只管放腿向东南方疾奔。

他在外面无亲无友，但常听说，东南方最近，只一百里就到河北省境内，脱出五台山势力范围之外。

一口气不停地疾奔。

离开五台山时，天刚昏黑，还不曾起更。

这一路荒山野草，黑夜漫漫，狂风滚滚，不见房屋人烟，只是无穷尽的乱山，无边涯的荒草。

直奔到半夜，约莫三更时分。

心中默默估计，这等轻功疾奔，三个多更次了，至少也在一百里以上，无论如何，必已到了河北省地界，已经脱出了五台山的势力范围之外。

这才放慢了脚步，慢慢走着，留心四看，希望在茫茫黑夜万山中，看到一星灯火人家，好暂时投宿半夜。

根本没有山路，只有漫山枯草连天，人行在枯草中，衣

服擦草而过，所走过之处，一路把草踏成一条草巷。

忽然，狂风中听到，西北角上遥远之处，隐约似有一片  
紧急马蹄声。

傻柱儿矍然警觉，荒山冬夜，何来紧急马蹄声？

难道是五台山的追兵？

他急止步停身，侧耳凝神听去。

起初还若隐若现，忽沉忽浮，顷刻之间，声音更清晰，  
确是紧急马蹄声，似乎不止一匹马，方向恰似正向此地疾追  
而来。

紫霞山庄失去了一个厨房小奴才，等于飞走了一只小苍  
蝇，何足轻重？

然而，走失了替盖代巨魔送饭的傻柱儿，这就太严重  
了，显然是替怪老人向外通信，这岂可不追查？

傻柱儿看清了这一层道理，相信那紧急马蹄声，十有八  
九是来追捕自己的。

他立刻作自杀的准备。

他回头看见，自己走过的地方，荒草踏倒了，一路下  
来，成为一条草巷子，这一路痕迹，恰好把追兵引来。

急听那紧急马蹄声，已在十里路的距离之内。

他火急向前继续飞奔，故意脚下用力，把草更踏得明显  
些。

飞奔下去三四里，又蓦地转身，再循原路疾奔回来。

这时，那一阵紧急马蹄声，已近到三四里之内，更为清  
晰，听来是三四匹之声。

他疾奔回原地把身伏倒，伏在草底地上，蛇似的爬动  
着，向侧面横出去，离开了草巷。

只有在草下面蛇行，才不会留下痕迹。

他希望追兵，循着草巷一直追下去，追过了头，然后他可以从侧面逃走，不被追兵发现。

紧急马蹄声来势如狂风暴雨，震得四面静夜荒山，到处都响起回音，听来似乎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四面八方疾追而到。

傻柱儿已经向侧面离开草巷十多丈远。

微微伸出头来望去。

只见四骑人马，哗啦啦，犹如一阵狂风，直从傻柱儿前面十多丈，横掠过去，震得山峰壑谷都岌岌摇摇。

谁说不是？当先一匹青马，上面骑着一个健壮英雄，那正是五台山掌门教主手下“座前九弟子”的第四位，五步追魂马国先。

后面跟着三骑人马，两骑是马国先的贴身随从，一骑是紫霞山庄厨房中的厨子。

五步追魂马国先，近五十岁，大紫棠脸，虎目剑眉，直鼻方口。此人在二十年前，已是武林中响当当的有数人物，他的二十四手紫霞刀法，二十年来不曾栽过跟头。

他深得掌门教主宠信，名列第四，武林中无人敢呼其名，都尊称一声马四爷。

如今他亲自出马追捕，可见紫霞山庄把傻柱儿脱逃之事，看得多么严重。

四人四马，亮着四柄明晃晃的方头紫霞刀，一阵暴风雨似的，哗啦啦疾驰而过。

傻柱儿在侧面十多丈外草中，四骑人马都未曾发觉。

追兵一过，傻柱儿迅疾起身，向侧面一带高岭上，疾奔上去。

这高岭异常危峻，马无法追来，傻柱儿在落魄崖上，乱怪石中奔了六年，到此地毫不以为意，飞登如箭。

忽然听见紧急马蹄声，又疾驰回来。

显然是，循草巷追下去三四里，草巷没有了，马国先何等老江湖？早已一料而知，立即又回马来搜索。

傻柱儿已经飞登到岭脊上，听见下面一骑人马，厉声喊道：

“四爷快瞧，岭脊上有人！”

那是一个随从人的口音。

傻柱儿火速翻过岭脊外面去。

听到马国先宏亮声音厉喊道：

“两头绕过山岭去，来个两头儿挤！”

马蹄声倏忽分为两路，哗啦啦向左右包抄。

傻柱儿翻过了岭脊，一路向下坡疾降，前面却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峡谷，拦住去路。

心中忽然一闪灵光，什么话！金龙岂能见人就逃？将来还打什么天下？心中好不服气！

他知道自己在轻功上，五台山不会有比他更高妙的人；可是在武功拼斗上，休想能走出马国先四招。

凭武功，斗不过马国先，却如何出出心中一口恶气？必须凭智力，好好捉弄他一番。

叫马国先栽在一个厨房小厮手下，看他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。

前面有一座破旧木桥，架在峡谷上，接通两岸。

西北狂风，呼呼吼吼吹着。

傻柱儿走到木桥上，向木桥仔细审视。

然后他蹲下身，两手用力把木桥的一根主要支柱，扳移了尺寸。费了不少力气，又把一根支柱，错开了位置。

这木桥早已年久失修，被他这样拆毁，登时受不住狂风猛吹，吱吱呀呀响起来，岌岌摇摇，随时有整个崩溃的危险。

傻柱儿又揭起两片木板，踏在脚下。

于是，他亮开清脆的嗓音，高声大喊：

“马……国……先……我……在……这……里”

静夜荒山，声音传得很远。

顷刻之间，紧急马蹄声，猝然出现。

只见两骑人马，从左方来；又两骑人马，从右方来，正是左右包抄；但是，都只在峡谷这一边岸。

四骑人马，到了桥头，一齐停止。

马国先看见破桥中间，一个面目油垢的大孩子，却不认得，用手中大刀指着，回头问那厨子道：

“是这小子吗？”

那厨子立刻答道：

“回禀四爷，正是他，他就是傻柱儿。”

马国先飞身下马，挺着紫霞刀，大步走到破桥头。

一看这破桥，在狂风中摇摇晃晃，吱呀作响，不禁踌躇起来，生怕桥一断，那小子坠落下去摔死，再也问不到活口供。

他厉声吼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过来！”

傻柱儿嘻嘻笑道：

我过去？为什么你不敢上桥来？元安老贼秃怎么教你练的？你跟你师娘学的武功？”

说着，急把脚下踏着的两大片木板，分夹在两腋下，准备当做翅膀，驾凌狂风飞去。

成名二十年的一等一英雄，被厨房小奴才骂了，心中暴然大怒，目中火出。

然而马国先毕竟是老江湖，真能沉住气，反而镇定着，收了紫霞刀，严厉地道：

“傻柱儿，休要出口伤人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私逃？厨房干得不乐意吗，好好跟四爷讲。”

说出这种稀松平常的话，焉能骗得过傻柱儿？为了工作不满意而逃出来，那里用得着马四爷亲自出来追捕？

傻柱儿正色道：

“在下江洪法……”

这是他在五台山，偷看侠神小说，羡慕其中一个主角少侠，名叫江洪法，此时他便取来当做他自己的名字。

从此之后，傻柱儿叫做江洪法。

“在下江洪法，从来没把你们这批人看在眼里，少说废话，有种的，上桥来斗一斗，在下让你出手三招。”

马国先听了，迟疑一下，回头向随从人道：

“莫非老金龙那魔头，传授了他什么武功？”

随从人答道：

“回禀四爷，还要当心对岸，怕有人接应他。”

马国先向前，向破桥上试探一步。

破桥支持一个江洪法，已承受不起，马国先再走上去，非崩溃不可。

他急收步回到岸上。

江洪法见马国先不敢走上桥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

他一面轻轻跳着，一面口中念道：

“吧吧咕！吧吧咕！吧吧咕！吧吧咕！”

这是什么话？

这不是话，这是江洪法得意胜利的呼声，他每逢胜利得意，总要跳着叫“吧吧咕”。

马国先虽不懂得“吧吧咕”，见他得意狂笑的神气，紫棠脸色气成猪肝色，刷的从腰间，解下一大圈绳子。

这是蒙古人飞绳套野马的绝技，五台山靠近蒙古，他们都学会了。

马国先猛一抖手，快如电光石火，飞绳极准确地直向江洪法套来。

江洪法却忘了这一手，忘了马国先善于飞绳套野马，当时毫无闪躲余地，疾举手中大木板，猛然迎上去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绳先端正撞在大木板上，把大木板撞得片片粉碎，被狂风吹成一片烟雨。

好威猛的绳端内家真力。

江洪法用大木板做了替身，算是没有被套上，却也被绳端余力，震得飞退了七八尺远，半身酥麻。

紧跟着，马国先犹如一支疾箭，刷的飞上桥来，直到江洪法的身前二三尺，右手直向江洪法心窝“璇玑穴”拍到。

谁知江洪法又机警又敏捷，一见到马国先扑到桥上，火急猛力一打千斤坠，全身重力向下一沉。

这破桥如何经得起？登时“咔嚓”“吧吧吧”“唏哩哗啦”，四分五裂崩溃分散了！

断木残片，烂梁朽柱，犹如一阵雷雨，满空直向下落，零碎小块破木材被风吹得漫天飞舞。